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

驳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66·7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进入一个更深入、更广阔阶段。

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同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的代表，进行大斗争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斗争的特点，是在广大群众中，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反动人物为了自己发财，千方百计地盗窃国家财产，不惜千百万人倾家荡产的真面貌。

在三反五反斗争的基础上，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党比较顺利地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这是斗争的第二个阶段。

斗争的第三个阶段，是一九五七年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个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企图篡夺我们国家的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他们所谓“轮流坐庄”、建立反革命专政的阴谋。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方法，待机而动。在我们暂时经济困难的期间，他们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合起来，互相呼应，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城乡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反复”。党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采取的一系列的保卫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策和措施，使资产阶级右派和它在党内外的代表人物的企图归于失败，并且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斗争的第四个阶段。

斗争的第五个阶段，是以一九六三年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开端，一直到最近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号召。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刚刚开始，但已经显出了它的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的学术，无产阶级的文艺，在广大的范围内，进入了文化的阵地。解放初期，我们把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公开反革命的以外，都包下来。党的政策是要让他们为祖国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逐步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但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旧知识分子中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同旧社会的基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他们说来，是一个换头脑的问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在旧知识分子头脑里面，当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去占领的时候，他们原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还在继续起作用，并且在政治生活以及其它方面总是要顽固地表现自己，力求扩散他们的影响。他们总是企图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

反动政权已经被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已经被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力求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上。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征服群众，迷惑人心，达到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目的。

所以，归根到底，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切剥削制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一方面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另一方面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十年前就英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

法，逐步解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在意识形态上谁战胜谁的问题。

我们在社会主义各个战线上越是胜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越是发展越是巩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冲突，就越来越突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时候排在我们的重要议程上，问题就在这里。这是客观的规律。要避免这种矛盾和冲突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要取得最后胜利，就必须随时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

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丧失革命警惕性，对阶级敌人，对阶级异己分子，不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干部，每个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都应当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好地掌握无产阶级意识，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提高共产主义的自觉性，树立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不要固步自封，而要善于从斗争中进行学习，从斗争中吸取教训。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新阶段上，战无不胜地前进。

駁周揚的修正主义文艺綱領

武 继 延

周扬是一个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总头目。这条黑线由来已久，它从三十年代一直贯到六十年代。在解放以前的长时间里，周扬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最忠实、最坚决的執行者，是王明路线在文艺战线上的代表。全国胜利以后，周扬纠集了田汉、夏衍、阳翰笙、林默涵、邵荃麟等一批文艺界的反党老手，盘踞着文艺界，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在政治上，他们是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代表；在思想上，他们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杂烩；在组织上，他们是以三十年代投降主义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为核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三十年代，提倡所谓“国防文学”，打击无产阶级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是这个集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对台戏的，是这个集团；建国以来，对我们无产阶级文艺界专了十几年政的，也是这个集团。这个集团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綱領。

十几年来，他们利用所窃据的文艺界的领导地位，顽固地推行这个文艺纲领，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抗，控制着文艺界，腐蚀着文艺界。我们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揭露和批判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周扬一伙的丑恶面目，才能搞掉文艺界的黑线，才能打倒周扬这个黑线总头目，才能彻底清除文艺界黑线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使毛泽东思想占领全部文艺阵地。

下面从八个方面对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加以驳斥。

一、周扬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妄图抽掉无产阶级文艺的灵魂。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①

什么是我们全国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呢，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鼓舞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力量源泉呢？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我们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最锐利的武器呢？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思

想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歌颂党、歌颂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最光荣、最崇高的战斗任务。

周扬从他的反动的阶级本能出发，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诬蔑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搞“个人崇拜”，是“堵死了大家的积极性”。他还胡说什么“不是天天讲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思想了”。

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这是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宣传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区别无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的唯一的政治标准。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他们热切地希望我们的文艺成为通俗地、形象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具，每读一本书，每看一出戏，每看一次电影，每唱一首歌，每听一次广播，都能够从中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鼓舞。而周扬却坚决反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妄图抽掉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方向。这就充分暴露了周扬是个假革命、反革命，是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

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周扬一伙，越是反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越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宣传毛泽东思想提高到自觉的水平，一辈子当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为了保卫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怕上刀山、入火海，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二、周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制定的 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鼓吹修正主义的 “全民文艺”。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主席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是在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彻底解决了文艺的这个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这是一条最完整、最彻底、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文艺是封建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艺是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是为工农兵的，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无产阶级文艺，在革命前，它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它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兴无灭资斗争的工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精神条件。

周扬肆无忌惮地反对毛主席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公然提出了一个“全民文艺”的口号。胡说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已经过时了”，“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这一点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不同，比那时广泛了”，因此，今天的“文艺要为各种人所接受”。他把革命

文艺说成是沟通各阶级的思想感情的工具。说什么“共鸣与阶级性的关系不大，任何一个阶级的艺术绝不是只给本阶级看的。它是给所有阶级看的，引起所有人的共鸣。”还说，“有的作品则是既反映阶级的利益，又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

毛主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②周扬所鼓吹的“全民文艺”，正同赫鲁晓夫所鼓吹的所谓“全民国家”一样，完全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骗人的鬼话。赫鲁晓夫用“全民国家”的口号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最根本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周扬则用“全民文艺”的口号取消了无产阶级文艺最根本的东西——为工农兵服务。社会主义国家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蜕化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文艺背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要变成资产阶级的文艺。为所有阶级所接受、能引起所有阶级共鸣的文艺，是根本不存在的。周扬鼓吹“全民文艺”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艺演变为资产阶级文艺，为资产阶级复辟开辟道路。

三、周扬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政策，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为巩固我国无产

阶级专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服务的政策，是在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斗争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的政策。实行这个政策，就会大大增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领导地位。

周扬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从资产阶级的阶级需要出发，故意抹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的阶级内容，把它歪曲为反对“思想垄断”，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行政方法”，反对“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政策。他所反对的“思想垄断”，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他所反对的“教条主义”，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根本的东西，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所反对的“行政方法”，就是党对文艺的领导。他叫嚷反对“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就是不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周扬这样故意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让牛鬼蛇神一齐出来，“放”！就是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妄图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毒草，挤掉无产阶级的香花。同时，周扬还摆出一副资产阶级护法神的架势，保护毒草。无产阶级要是去铲除毒草，就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就是违背了他们的禁令，就要给你加上个“犯了‘二百’”的罪名，当头给你一阵大棒。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打的是这个旗号，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打的是这个旗号，周扬打的也是这个旗号。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周扬充当了赫鲁晓夫的应声虫，公然赞扬这次大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思

想解放，打破了过去思想垄断的局面”。一九五七年，周扬又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的代言人，他兴高采烈地说，“过去是严寒，现在解冻了。”但是他还嫌不够，叫喊“虽然已经解冻，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还很厉害，估计目前还处于‘春寒’状态，真正春暖花开的时期还没有到来。”周扬所梦寐以求的“春暖花开的时期”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就是周扬一伙完全“自由化”了的时期，就是毒草遍地滋长，牛鬼蛇神横行无阻的时期。

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③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周扬的这一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黑旗连根拔掉，把周扬这个资产阶级的护法神彻底打倒，让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大地，让社会主义的百花红遍人间。

四、周扬大量贩卖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批判过的各种资产阶级文艺观，建国以来曾经批判过和正在批判的各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观，如“人性论”、“形象思维论”、“唯情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写真实论”、“写中间人物论”、“题材广泛论”、“间接配合论”，等等，都是周扬黑店里的货色，都打着“周家”印记，都是从他那里零整批发出来的。

周扬贩卖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论。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④周扬却说，把人看作“阶级的化身，只有阶级性”，就是“阶级标签主义”。他大肆鼓吹在文艺作品中，要表现人性，不要表现阶级性。他主张“追求一种比较有人性的真人”，主张“要表现童心”，“写真人真心”，写“人类亲爱”。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绝不可能有超阶级的人性。周扬的所谓“童心”、“真心”、“人类亲爱”等超阶级的人性，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性，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周扬贩卖“形象思维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他说艺术的特殊规律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两种东西”。周扬所宣扬的“形象思维”，据说是一种不要理性的纯感性活动，是一种排斥逻辑思维的纯形象活动，是一种从感性到感性，从形象到形象的活动。这种神乎其神的所谓“形象思维”，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毛主席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 到理性认识。”⑤这是一个普遍真理。作家艺术家也只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认识过程，才能认识世界，才能进行文艺创作。周扬宣扬的所谓“形象思维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目的，是从根本上反对作家艺术家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是从根本上否定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对文学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把作家艺术家说成是

一种特殊的人，把文学艺术创作活动说成是一种谁也管不了的特殊活动，为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制造理论根据。

周扬贩卖资产阶级现实主义，鼓吹“写真实论”。周扬是一个欧洲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最狂热的崇拜者。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实质就是“写真实”。所谓“写真实”，也就是暴露。周扬从资产阶级文艺的武库里找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这个“法宝”来，是为了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相对抗，是为了要作家艺术家不要去歌颂社会主义，而要去暴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阴暗面”。他说，作品的“主题只能是观察生活的结论”，作家的“看法与党有距离，要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只找玫瑰色的东西，那就不是真理。”他疯狂地叫嚣，“应该揭露我们的缺点，应该揭露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毛主席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⑥周扬正是前者。他同所有的地富反坏右一样，爱劳动人民之所恨，恨劳动人民之所爱，对党对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充满刻骨的阶级仇恨。他戴着反革命的有色眼镜，专门从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找所谓“阴暗面”。十几年来，他声嘶力竭地鼓吹“写真实”，正是为了煽动作家艺术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劳动人民。

周扬贩卖“写中间人物论”，反对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写工农兵英雄人物，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根本任务。在我们的时代，塑造哪一个阶级的英雄人物，让哪一个阶级

的人物在文艺作品中居于统治地位，是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区分不同阶级文艺的界限。我们一向主张，革命的作家艺术家，要满腔热情地去塑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英雄人物。而周扬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是完全对立的。他借口对什么人都要“一分为二”，说生活中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人”，反对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创造无产阶级的理想人物。他主张写贫农、工人、党员的“品质上的缺点”，主张写劳动人民心灵的创伤，这实际上就是提倡写“中间人物”，即落后人物。周扬一方面竭力反对我们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又提倡歌颂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胡说什么“任何阶级，任何集团，都有先进的方面”，“资产阶级工商界中也有先进的一面”，“皇帝也有好的”，“封建统治者内部也有一些比较清醒的人”。这真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的人说什么阶级的话，周扬的爱和憎，在这里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周扬贩卖“题材广泛论”，反对写重大题材。文艺创作的题材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家艺术家选择创作题材，必须服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需要。我们主张一切革命的作家艺术家，要努力表现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表现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表现伟大的人民战争，表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物和他们所创造的英雄业绩，等等。这就是我们时代的重大题材。周扬却以反“题材决定论”为名，反对写重大题材。说什么，“不表现时代”，“不一定完全适合人民斗争的需要”，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他鼓吹“题材广泛论”，主张题材“多样化”，叫嚷作家艺术家要有选择题材的“充分自由”，“熟悉古代

的写古代，熟悉现代的写现代”。还特别强调要大搞所谓“无害的”、“有味的”、“能提高欣赏水平和欣赏趣味”的东西，妄图把作家艺术家引导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阶级斗争现实的邪路上去。

周扬贩卖“间接配合论”，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主席说：“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⑦无产阶级文艺一定要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为党在一定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为突出政治，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服务，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离开了这一点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周扬却狂妄地宣称，“服务这种说法是有毛病的，顶多可以说直接配合、间接配合。”周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间接配合论”，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对政治的从属关系。他认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应该是“定货”关系，应该是公私合营的关系，作家艺术家对党向他提出的任务，“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他嘲笑我们服从政治任务，是过了时的“文工团的经验”；辱骂我们“写中心、演中心、画中心”，是“狭隘的、不恰当的”。周扬的所谓“间接配合”是个什么东西呢？用他的话说，就是“没有政治内容的同样也可以为政治服务”。实质上就是不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去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十几年来，周扬这个大黑货贩子，挂着革命的羊头，卖反革命的狗肉，打着“权威”、“专家”、“祖师爷”的招牌，推销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观的黑货，迷惑了很多，毒害了很多。文艺观是涉及每个文艺工作者的灵魂的问题，不把周扬这一套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观批倒，搞臭，就不

能清楚地认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的实质，就不能彻底消除他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对文艺界的毒害。

五、周扬疯狂地鼓吹崇洋复古，顽固地

抗拒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改造。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周扬十几年来，一直顽固地抗拒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改造，狂热地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他在“洋人”面前是一副奴才相，在古人面前是孝子贤孙。他是一个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艺的死心塌地的保皇党。

周扬把欧洲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文化，吹捧为“世界人类文化的高峰”，把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吹捧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始人，是“改造文学”的马克思。他极力反对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文艺家，说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个“很重要的斯基”，是个“很大的斯基”，“人家有很重要的成就”，“根本不能打倒，也打不倒”。他主张“不断介绍”外国资产阶级的文艺到中国来，要话剧、戏曲都上演《茶花女》《罗米欧与朱丽叶》《奥赛罗》《李尔王》等节目，使这些东西“很快地在中国普及”。他还要我们去向当代资产阶级最反动、最腐朽的“新浪潮”、“现代主义”的文艺学习。周扬认为，“没有这